

唐代幽州地区的文化特征

尤 李

(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 北京 100084)

摘要:唐代河北北部地区位于农耕与游牧文化交界处,是各族群频繁交流之地和东北边防重镇。这一地区的居民成分相当复杂,胡汉混居,战争频繁,沾染胡化之风。位于这一区域的幽州镇在东北族群与中原王朝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契丹和奚常常通过幽州镇跟唐中央政府打交道。“情报战”也是两蕃和幽州镇之间特殊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方式。

关键词:唐朝;河北;幽州;胡化;汉化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320(2012)04-0027-05

唐代的幽州地区(今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北部)位于河北北部,是一个特殊的地理文化单元,具有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社会和文化特征。陈寅恪先生早就指出河朔地区的胡化问题:唐前期,不少胡人迁入河北地区是当地沾染胡风的重要原因^[1] (P230-234)。“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而安史以蕃将之资格,根据河北之地,施行胡化政策”,于是河北之地转变为一胡化地域^[2] (P309-310)。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与中央政府,不仅政治、军事、财政不能统一,社会文化亦完全不同。谷霁光^[3] (P180-191)、吴光华^[4] (P227-234)、马驰^[5] (P199-213)、李鸿宾^[6] (P120-124)、李松涛^[7]等先生已经分析过:在安史之乱前,幽州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已经存在跟唐中央政府分离的倾向。本文拟单独专门分析作为中原和河北边缘区的幽州地域的特殊文化风貌。

一、胡汉文化交融之地

在唐代,幽州大都督府或总管府“管幽、易、平、檀、燕、北燕、营、辽等八州”^[8] (卷39《地理志二》)。幽州卢龙镇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入辽之前,长期统辖幽、涿、瀛、莫、檀、蓟、平、营、妫等九州。唐穆宗长庆初,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总“累疏求入觐,兼请分割所理之地,然后归朝。其意欲以幽、涿、营州为一道,请弘靖理之;瀛州、莫(莫)州为一道,请卢士玫理之;平、蓟、妫、檀为一道,请薛平理之”^[8] (卷143《刘济传》)。即中唐时期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辖区为:幽、涿、营、瀛、莫、平、蓟、妫、檀九州。文献材料中又常称幽州-卢龙地区为“燕地”、

“燕土”,称卢龙镇军队为“燕军”。随着形势变化,幽州节度使辖区略有变动,但大致不出这个范围。这也是本文讨论的地理范围。

(一) 边防重地

幽州地区居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各族群频繁交流和东北边防之重地。幽州城地处河北通往东北的咽喉,是大运河的起点,既是唐北方军事重镇,又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可惜《元和郡县图志》的幽州卷已经散佚。《太平寰宇记》引《元和郡县图志》云“蓟城(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9] (卷69《河北道一八》)

《唐六典》曰,河北道“其幽、营、安东,各管羁縻州。东并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关、蓟门”。小注曰“渝关在平州东,蓟门在幽州北。”^[10] (卷3《尚书户部》)其名山有“碣石之山”,小注曰“碣石在营州东。”^[10] (卷3《尚书户部》)河北道“远夷则控契丹、奚、靺鞨、室韦之贡献焉”^[10] (卷3《尚书户部》)。这暗示了河北地区在中原和东北族群交往中的纽带作用。

幽州地处东北边疆地区,也担负着防御东北族群入侵的重任。所以唐廷在此地驻重兵。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范阳节度使,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等九军”^[8] (卷38《地理志一》)。小注曰“经略军,在幽州城内,管军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威武军,在檀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清夷军,在妫州城内,管兵万人,马三百匹。静塞军,在蓟州城内,管兵万六千人,马五百匹。恒阳军,在恒州城东,管兵三千五百人。北平军,在定州城西,

收稿日期:2012-04-06

作者简介:尤 李(1981—),女,四川省成都市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馆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北方民族史研究。

管兵六千人。高阳军,在易州城内,管兵六千人。唐兴军,在莫州城内,管兵六千人。横海军,在沧州城内,管兵六千人。”[8]卷38《地理志一》

李白有诗《出自蓟北门行》^{[11] [P314-315]},其中描写的“画角悲海月,征衣卷天霜。挥刃斩楼兰,弯射贤王”反映的是盛唐时候幽州的情况,说明幽州地区沾染胡化之风,有防御塞外族群的重任。

高适有诗《蓟门五首》,是高适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冬自蓟北归所著^{[12] [P6]},诗中曰“幽州多骑射,结发重横行……纷纷猎秋草,相向角弓鸣。”因此,这五首诗描述的也是盛唐时幽州的景象。

贾至《燕歌行》曰“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我唐区夏余十纪,军容武备赫万祀。彤弓黄钺授元帅,垦耕大漠为内地。”^{[13] [卷19 卷235]}张九龄也说“渔阳、平卢,东北重镇,匈奴断臂,山戎扼喉,节制之权,莫不在此。”^{[14] [卷8《敕幽州节度(副大使)张守珪书》]}这些都说明幽州在防御东北、北方族群方面的重要作用。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屈烈跟可突于被斩之后,《敕宴幽州老人》曰“林胡翻覆,荐岁不宁。戎马之乡,良亦艰苦。”^{[14] [卷7]}在唐代的文献中,常用春秋时的戎狄林胡借指契丹和奚^{[14] [卷5《开元纪功德颂并序》]}。可突于被杀后,张九龄写于开元二十三年(735)的《开元纪功德颂并序》曰“而东夏郡县、北隙山戎,先是四十年,侵轶数百里……幽都未遑以灭烽,边城安得而弛柝?旷日持久,兵连祸结,率由事边,是无宁岁。”^{[14] [卷5]}可见,幽州作为边境要塞战争频繁。

易州(今河北省易县)地处边境,民风彪悍。《唐故义武军节度支度营田易定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傅上谷郡王张公邓国夫人谷氏墓志铭并序》曰,谷氏之“考崇义,天宝末以雄略气,敢从渔阳之师,每建奇功,亟摧北狄”^{[15] [P411]}。唐广明中,文林郎、守满城县令、辟军事衙推王悚撰《开元寺陇西公经幢赞并叙》云:“上谷郡(易州)扼燕赵之中枢,标河山之壮观,俗惟犷悍,兵本骁雄。苟非正人,孰董斯任?泊天子忧边,乃心北眷,爰命陇西公付之是理……由是西临朔塞,北拒胡尘。或雕斗昼惊,或烽烟□起。虽军兵示勇,壁垒争雄。而蜂蛰难防,犬羊易扰。”^{[16] [卷7]}

幽州当地虽然有儒学,但在时人心目中,尤其

是跟中原正统文化的中心长安相比,仍然是“指河朔若夷狄然”^{[17] [卷148《史孝章传》]}。后晋的史臣对幽州仍然评论道“彼幽州者,列九围之一,地方千里而遥,其民刚强,厥田沃壤。远则慕田光、荆卿之义,近则染禄山、思明之风。二百余年,自相崇树,虽朝廷有时命帅,而土人多务逐君。习苦忘非,尾大不掉,非一朝一夕之故也。”^{[8] [卷180]}后晋史臣赞曰“碣石之野,气劲人豪。二百余载,自相尊高。”^{[8] [卷180]}

唐代的河北北部地区屯田数量大,范围广,大力发展稻田种植,以益军储。燕北宜畜牧,盛产马、羊等牲畜^{[18] [P163-165]}。但幽州地区战争频繁,因此民众负担颇重。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张守珪利用契丹内讦杀可突于后,幽州民众的徭役负担暂时缓解。玄宗《敕宴幽州老人》曰“而贼虏自叛,天实诱之。主将致诛,略无遗噍。实除边患,且减征徭。”^{[14] [卷7]}这一年六月,张九龄所撰《敕择日告庙》云“边境为患,莫甚于林胡。朝廷是虞,几烦于将帅,车徒屡出,刍粟载劳,使燕赵黎氓,略无宁岁……幽州节度[使]、副大使张守珪等,乘间电发,表里奋讨。积年逋诛,一朝翦灭。则东北之侵,便以廓清;河朔之人,差宽征戍。”^{[14] [卷7]}这些记载均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二) 胡汉杂居相处

幽州地域居民成分相当复杂,既有汉人,也有各种胡人。

幽州地区在安史之乱前就有大量胡人居住。契丹李尽忠叛乱,许多胡人部落寄住在幽州城内^{[5] [P199-213]}。安禄山还在幽州城北筑雄武城,养骁勇善战的曳落河八千余人。《安禄山事迹》曰:天宝十载(751),“禄山”日增骄恣。尝以曩时不拜肃宗之嫌,虑玄宗年高,国中事变,遂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乃于范阳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养同罗及降奚、契丹曳落河(小注:蕃人谓健儿为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及家童教弓矢者百余人,以推恩信,厚其所给,皆感恩竭诚,一以当百。又畜单于、护真大马习战斗者数万匹,牛羊五十万余头”^{[19] [卷上]}。《旧唐书·安禄山传》也载:“禄山阴有逆谋,于范阳北筑雄武城,外示御寇,内贮兵器,积谷为保守之计,战马万五千匹,牛羊称是。”^{[8] [卷200,《安禄山传》]}显然,安禄山亲自统领的腹心部队就驻扎在幽州城北面的雄武城^①。

其实,唐幽州城内也是既有汉人,也有胡人居

①据宿白先生考证,安禄山开始筑雄武城,唐末五代称武州,入辽后改为归化州,即今河北宣化《宣化考古三题——宣化古建筑·宣化城沿革·下八里辽墓群》,《文物》1998年第1期,第49-50页。其他研究有张建设《唐代雄武军考》(《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211页)、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73-174页)。李鸿宾先生利用传世文献与新刊布的河北宣化唐墓中雄武军信息比对,认为雄武军城当在幽州之西北的妫州界内(今河北宣化)。还推测:最早建立的是雄武城,其位置即在幽州城之东北蓟州的广汉川,后来雄武城扩大为雄武军,驻地自蓟州东北处迁往幽州西北之妫州境,即今张家口宣化界内。其位置之所以转变,可能是由“城”到“军”的扩张决定的《唐幽州雄武军(城)位置再考》,《唐研究》第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260页)。

住。这从安史之乱爆发后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据吴光华先生研究,安史之乱末期,史朝义杀史思明之后,胡人和汉人在幽州发生了一场流血大斗争,很多胡人被杀,结果是汉人势力击溃胡人势力^{[4] [P227-234]}。从这场血斗可以推知:安史之乱前后,幽州城内是胡汉杂居的。

关于此次胡汉血斗,《通鉴·考异》所引《蓟门纪乱》叙述最详:“时朝义已杀思明,僭位,潜勒伪左散骑常侍张通儒、户部尚书康孝忠与朝兴衙将高鞠仁、高如震等谋诛朝兴……城中蕃军家口尽逾城相继而去。鞠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小儿皆掷于空中,以戈承之,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20] [卷222]}“城中蕃军家口”很可能于安史之乱前和叛乱期间都住在幽州城内。前文提及安禄山在幽州城北建雄武城,其中有众多善战的健儿曳落河,那么,这些胡兵的家属很可能当时就住在幽州城内,《蓟门纪乱》中的“城中蕃军家口”就包括了他们。《蓟门纪乱》又曰:“时鞠仁在城中最尊……朝义以鞠仁为燕京都知兵马使。”后来,命李怀仙“为御史大夫、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又杀高鞠仁,“自暮春至夏中,两月间,城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间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闲习弓矢,以此无虞”^{[20] [卷222]}。这说明幽州城内几乎全民皆兵,受胡化之风沾染之深。

另外,北宋出使辽朝的使者路振的《乘轺录》描述幽州的情况,说“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鬻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坊名也。”^{[21] [P48]}从“鬻宾”、“肃慎”这些坊名可以推断:唐幽州城某些坊可能有外来胡人集中居住。大中十一年(857)四月三十日《故幽州大都督府兵曹参军陈君墓志铭并序》说陈立行“没于府城之肃慎里”^{[22] [P2352]}。大中十二年(858)五月六日《唐故朝议大夫前行幽州大都督府录事参军幽州节度押衙使持节蓟州诸军事守蓟州刺史静塞军营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上柱国吴郡陆府君故夫人王氏墓志铭并序》称王氏之夫陆岷于元和九年(814)“终于肃慎坊之私第”^{[22] [P2361-2362]}。这二人看起来是汉人,表明中晚唐时期,肃慎坊有汉人居住。

安禄山从小在蕃部里长大,信奉祆教。他“潜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货计百万数。每商至,则禄山胡服坐重床,烧香列珍宝,令百胡侍左右,群胡罗拜于下,邀福于天。禄山盛陈牲牢,诸巫击鼓、歌舞,至暮而散”^{[19] [卷上]}。荣新江先生把此条材料对照《朝野僉载》所记河南府立德坊等处祆庙祭祀情形,指出这实为安禄山与胡人祭

祀祆神的活动^{[23] [P239-240]}。这条记录在安禄山任范阳、平卢节度使以后,地点当在幽州^{[24] [P159-160]}。这一祭祀活动可能在幽州胡人经常聚集的某祆祠或官衙或安禄山的某处私宅^{[25] [P406]},具体位置已不可考。但这至少说明幽州城内有一批粟特人在活动。

二、胡汉文化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一) 沟通两蕃和中原王朝的媒介

《唐六典》称河北道“远夷则控契丹、奚、靺鞨、室韦之贡献焉”^{[10] [卷3《尚书户部》]},已经暗示了河北地区在中原和东北族群的交往中的纽带作用。无论在安史之乱前还是之后,都是如此。

按新、旧《唐书》的记载,“故事,常以范阳节度使为押奚、契丹两蕃使”^{[8] [卷199《奚传》] [17] [卷219《契丹传》]}。黎虎先生专门提及幽州—卢龙节度使押奚、契丹两蕃使的情况。押蕃使主要由本道节度使兼领,有自己的官印、自己的属官(副使、判官、巡官),其职能有:管理羁縻府州、督军镇抚、怀柔安抚、朝贡管理、接转贡献、上报蕃情、过所公验管理^{[26] [P115-130]}。他关注到押蕃使在沟通边疆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作用,但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的考察。苏航认为:节度使兼押蕃使,重点监察蕃部,协调蕃部与唐政府的关系,协调境内诸蕃,更好地利用蕃部武力。如押蕃使统领蕃部武装的军事职能在幽营地区体现^{[27] [P82-86]}。他还是重在强调押蕃使的外交、族群和军事职能。本文的切入点和讨论重点跟黎、苏不同,但对节度使兼押蕃使在沟通蕃部与王朝之间的重要作用有一致的看法。

武周时期,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之乱打破了唐朝原来的东北防御体系,外围防线安东都护府、营州都督府不再能起到抵御东北诸族入侵的作用。唐被迫后撤自己的东北边防,加强幽州的力量,抬升其地位,使东北防务完全倚仗幽州节度使^{[28] [P94-130]}。换言之,在安史之乱前,幽州(范阳)节度使已经起到了防止“两蕃”入侵的作用。

幽州节度使要辅助中央政府处置东北投降的契丹、奚,在中间起着重要的沟通和中介作用。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利用契丹内讧,挑动李过折杀可突于之后,唐玄宗命李过折“可与张守珪量事处置”契丹部众^{[14] [卷11《敕契丹知兵马中郎李过折书》]}。

安史之乱后,朝廷也通过幽州节度使封赏契丹。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回鹘汗国崩溃之后,“契丹酋屈戌请内附”^{[17] [卷219《契丹传》]}，“制‘契丹新立王屈戌,可云麾将军、守右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上言‘屈戌等云,契丹旧用回鹘印,今恳请闻奏,乞国家赐印。’许之,以

‘奉国契丹之印’为文”^[8]《卷199《契丹传》》。契丹从回鹘汗国的属国变成唐朝的藩属,向唐廷请求赐印,还是通过幽州节度使上奏。

张国刚先生提出:安禄山叛乱后,由于东北边疆契丹和奚的压力,河朔诸镇为“自安”,有防遏两蕃的作用,这也是唐廷对其采取“姑息”政策、藩镇割据长期存在的原因^[29]《P135》。黄永年先生也注意到幽州镇从唐到五代,在防御和遏制契丹、奚南下中的积极作用^[30]《P263-291》。安史之乱后,两蕃和幽州镇(即卢龙镇)的关系主要还是和平相处。“自至德之后,藩臣多擅封壤,朝廷优容之,彼务自完,不生边事,故二蕃亦少为寇。”^[8]《卷199《奚传》》^[17]《卷219《契丹传》》。正如牛僧孺对唐文宗所说:“且范阳国家所赖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8]《卷180《杨志诚传》》

安史之乱后,幽州镇在防御北方回鹘及东北契丹、奚方面确实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历史是复杂多样的,幽州镇与两蕃并不只是对抗关系,双方也有沟通、合作。

契丹和奚在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之后“每岁朝贡不绝,或岁中二三至……每岁朝贡,常各遣数百人至幽州,则选其酋渠三五人赴阙,引见于麟德殿,锡以金帛遣还,余皆驻而馆之,率为常也。”^[8]《卷199《奚传》》^[17]《卷219《契丹传》》。这批住在幽州的契丹和奚,达几百人,不太可能会无所事事。他们趁朝贡之机到幽州,除了能直接接触和感受汉文化外,这也是他们交换农产品、丝帛,或者侦察和刺探卢龙镇军情和民情的好机会。卢龙镇跟二蕃一直是战和不定,无论如何,契丹和奚还是把卢龙镇当成强大的邻藩和对手。因此,每年朝贡之机,不仅抵达长安的两蕃酋帅能接触汉文化,留在幽州的契丹和奚也能接触汉文化。

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三月辛卯,“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杨志诚执春衣使边奉鸾、送奚契丹使尹士恭”^[17]《卷8《文宗纪》》。两蕃朝贡时,幽州节度使还临时委派一位“送奚契丹使”护送两蕃的使者到长安。从幽州到长安,首先涉及过太行山的问题。唐中叶以后,河北藩镇跋扈,河北北部诸州与长安之交通多取妫、蔚、代州、太原道^[31]《卷5《河东河北区》》^{P1368}。其中居于妫、幽之间的居庸关是中古太行八陉之最北陉道,为天下之险^[31]《卷5《河东河北区》》^{P1677}。既然幽州到长安都多取此道,那幽州节度使委派的“送奚契丹使”护送两蕃酋豪到长安,也应该经过此道。

(二) 幽州镇与两蕃的情报战

幽州镇和契丹、奚之间毕竟是对手,在互相交流的同时,双方也互相派间谍“潜伏”。“情报战”也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流和互动方式。

黎虎先生论及押蕃使的职能时,提到押蕃使须密切注视蕃国动态,并将蕃情及时上报朝廷,以

便中央作出决策^[26]《P126-127》。但是,对幽州镇来讲,掌握两蕃的动静固然有及时上报中央,以便朝廷决策的一面,但最重要的可能还是保护本集团的利益。“兵贵神速”,在对两蕃的战争中,很难想象朝廷对千里之外的幽州镇的作战措施能起到直接、具体的指导作用。而且,中唐以降,幽州镇相对独立,它刺探到的关于契丹、奚的情报更可能是留为己用,多数不会上报中央。幽州集团垄断这些情报,是本利益集团存在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也是可以向朝廷讨价的砝码。

李邕所撰《左羽林大将军臧公神道碑》记载,开元年间,臧怀亮以羽林大将军兼安东大都护府都督、摄御史中丞、平卢军节度使、支度营田海运大使,“往者奚、霫诸蕃之诡信也,西属匈奴,南寇幽蓟,乘间每钞,无虞亟和”,臧怀亮“以兵数实多,藉用尤费,轻举则外患不解,大举则内攻更深。是以传阴符,移间谍,飞言以误其使,重赏以卖其邻。既伐硕交,且断右臂,所谓以武辟武,以夷攻夷,虽贾谊计然,晁错策得,无以尚也。”^[32]《卷265》。臧怀亮“移间谍,飞言以误其使”,说明他很好地使用“情报战”;同时“以夷攻夷”,即利用外交手腕在异族之间纵横捭阖。其中的奚使者八成也是对方派来的间谍,兼有通使和搜集情报的双重使命。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张守珪杀契丹军事首领可突于也利用了间谍刺探的情报^[14]《卷5》。

幽州节度使下辖的平卢节度使临近“两蕃”及东北各族,也刺探这些族群的情报。唐玄宗《敕平卢(节度)使乌知义书》曰:“委卿重镇,安辑两蕃,动静须知,节制斯在。”“远加斥候,动静须知……渤海、黑水,近复归国,亦委卿节度,想所知之。”^[14]《卷9》。可见,平卢节度使有专人负责搜集东北各族的情报。

在回鹘汗国时期,“奚、契丹皆有虜使监护其国,责以岁遗,且为汉谍。自回鹘啸聚,摩不鸱张”^[33]《卷2《幽州纪圣功碑铭》》。回鹘指使“两蕃”侦察中原汉地的情况是有传统的。这也是他们接触汉文化的一个途径。

三、结语

唐代的河北北部地区位于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文化交界之处,是唐东北边疆的重镇。居民成分复杂,既有汉人,又有众多胡人。幽州镇在防御两蕃入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是东北族群与中原交往的桥梁和纽带。契丹、奚通过幽州镇跟唐中央政府联系,或直接跟幽州镇打交道,都是接触汉文化的途径。在正统汉文化的中心长安看来,卢龙镇是“胡化”之区域,但在塞外的两蕃看来,幽州镇无疑是汉文化区。契丹和奚通过幽州接触汉文化,比通过长安更频繁、更重要。

两蕃与幽州镇的关系不总是和睦、愉悦的,但双方交流不断,虽然间或有激烈的斗争,但双方相互依存。因为“两蕃”的强大,对唐东北边疆造成威胁,使幽州军事集团对唐廷来讲有存在和利用价值。这也是这一集团赖以生存的基础之一。契

丹和奚跟农耕地区交流,又非常需要幽州的资源;跟唐中央政府打交道,幽州是必须经过的媒介和中转站。幽州与契丹、奚之间的情报战是特殊的互动方式。总之,幽州镇与两蕃在竞争中加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

[参 考 文 献]

- [1]陈寅恪,著.陈美延,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2]陈寅恪.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A].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金明馆丛稿初编[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3]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A].谷霁光.谷霁光史学论文集:第4卷[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 [4]吴光华.唐代幽州地域主义的形成[A].淡江大学中文系,主编.晚唐的社会与文化[C].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 [5]马驰.唐幽州境侨置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A].荣新江,主编.唐研究(4)[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6]李鸿宾.安史之乱反映的蕃族问题[A].李鸿宾,著.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 [7]李松涛.唐前期华北社会文化趋势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04.
- [8]刘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10]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 [11]李白,撰.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2]高适,撰.刘开扬,笺注.高适诗集编年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13]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4]张九龄,撰.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5]权德舆,撰.郭广伟,校点.权德舆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6]陆心源,辑.唐文续拾[A].董浩,等编.全唐文[C].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8]张泽咸.汉晋唐时期农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 [19]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0]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1]贾敬颜.路振《乘轺录》疏证稿[A].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C].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2]周绍良,主编.赵超,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23]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A].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24]荣新江.北朝隋唐粟特聚落的内部形态[A].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25]荣新江.北朝隋唐胡人聚落的宗教信仰与袄祠的社会功能[A].荣新江,主编.唐代的宗教信仰与社会[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 [26]黎虎.唐代的押蕃使[J].文史,2002(2).
- [27]苏航.唐代北方内附蕃部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06.
- [28]李松涛.论安史之乱前幽州防御形势的改变[A].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 [29]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 [30]黄永年.唐代河北藩镇与奚契丹[A].黄永年.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0.
- [3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32]董浩,等编.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33]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A Research on Cultural Features in the Region of Youzhou in the Tang Dynasty

YOU Li

(Yuanmingyuan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northern area of Hebei in the Tang Dynasty was a boundary of agricultural and nomadic cultures. Many ethnic groups frequently communicated in this district. Also, Youzhou, located in the zone, was a garrison post of northeastern boundary. Its population composition was very complicated. Many kinds of people lived in the zone, including Han-Chinese and ethnic groups. Wars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people in Youzhou were influenced by ethnic culture. Youzhou acted the role of a bridge and tie between China Proper and northeastern ethnic groups. Khitan and Xi contac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Tang through Youzhou. Information war was also a special means of cultural association and mutu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se two ethnic countries Liangfan and Youzhou.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Hebei; Youzhou; ethnic assimilation; Han-Chinese assimilation

[责任编辑:岳 岭]